

ゲームの名は誘拐

# 绑架游戏

[日] 东野圭吾 著 郑悦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ゲームの名は誘拐

# 绑架游戏

[日] 东野圭吾 著 郑悦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绑架游戏/(日)东野圭吾著;郑悦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3

ISBN 978-7-5327-4950-8

I. 绑… II. ①东…②郑…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1220 号

## Game no Na wa Yukai

Copyright © 2002 by Keigo Higashin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bunsha Co., Lt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arranged with Kobunsha Co., Ltd.,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图字:09-2009-250号

## 绑架游戏

[日]东野圭吾 著 郑悦 译

责任编辑:赵平

装帧设计: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锦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06,000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4950-8/I·2776

定价:20.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6474588

# 1

当我听到“结婚”这个词的时候，立刻对这个女人失去了兴趣。她那丰满的乳房、一双长腿、光滑的皮肤——在我眼里都只像展示橱窗里模特儿的一部分。

被她看出我已经扫了兴，我索性下了床，穿上已经脱掉的平脚裤，对着镜子整理乱了的头发。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她也坐了起来，拢了拢自己的长发，“不愿意也不用表现得这么明显吧！”

我没心思回答，看了一眼闹钟，差五分钟八点。时间刚刚好——还有五分钟，闹钟就该响了，我干脆按下了闹钟的按钮。

“我已经二十七岁了，”她还在说，“多少都要考虑一下结婚的事儿了。”

我背对着她，“结婚之类的事儿，我还没想过。”

“你说没想过，但也不是一点儿都没想过吧？”

反正已经这样了，说破了就没意思了，我没有回答，开始在床边的地板上做俯卧撑，按照健身俱乐部教练所教的，注意节奏，在用力的时

候吐气。

“喂，你生气了？”

我依然没有回答，怕自己忘记了俯卧撑的次数。二十八、二十九、三十……过了三十就开始觉得吃力了。

“那我要问问，你对我究竟有没有打算？”

四十二下的时候，我终于趴下了，在地板上翻过身，把双脚伸到了床下，准备做仰卧起坐。

“也没什么特别的打算。我喜欢你，想要抱着你，所以和你上床——就这样。”

“就是说……没想过结婚咯。”

“当初应该说过的吧。我没想过，和你不一样，压根儿都没想过，今后也没这个打算。”

“我要是告诉你我讨厌这样呢？”

“没办法。你找个会考虑和你结婚的男人吧。以你的条件，一定很容易找到的。”

“你这是对我厌倦了？”

“也不是。刚交往三个月，如果想法不同，也只好结束。”

她沉默无语，我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自恃很高的女子，不会口出恶言。在她静想的期间，我开始了仰卧起坐。一过三十岁，肚子上就容易长肉，每天早上的锻炼必不可少。

“我回去了。”她下了床。这差不多是我预想的回答。

在我做仰卧起坐的时候，她穿好了衣服。黑色洋装。没有补妆，她把自己的包抓在手里。

“我不会给你打电话的。”她只留下这句话就走了，而我还在床边横着。

她有着令人销魂的身体，让我欲罢不能。我承认我迷恋她的身体，但没有想过要和她过一辈子。虽然对结婚这样的事儿敷衍一下，应该还是有好好交下去的可能。说不定哪天因为厌倦，我也会提出分手的。但这种做法太不适合我了，与其说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倒不如说是嫌麻烦。迄今为止，在我数都数不清的恋爱中，其中不乏靠不断的谎言和妥协维持下去的感情，我早就知道这样的感情结果不过是一场空。

冲澡之后，在浴室刮胡子的时候，我也没想她的事情，我的脑海中反而出现了其他两个女人的名字。一个是初出茅庐的模特儿，一个是普通的OL。两个人的手机号码我都有，但从来没有主动打过电话。模特儿倒是给我打过电话。说起这两个人来，我还是喜欢那个OL。以前和她喝酒的时候，我感觉她对我没什么意思。她也并非那种费尽心机却得不到手的女人，我一直没太往心里去。我觉得我和她没到这个程度，我还是没空在她身上浪费时间。

做了火腿蛋、烤了吐司、热了罐装的汤——这就是我的早餐。最近，我吃菜有点儿少。冰箱里应该有剩下的菜花，晚上我决定做个奶汁烤菜。

我边换西装边开电脑，检查邮件。有几封是和工作相关的，剩下的都没什么要紧事儿。还有一封是前几天在俱乐部遇到的某位小姐发来的，我没有打开就直接删掉了。

我出门的时候已经九点多了。从起床到出门花了一个多小时，看来自己在支配时间上还是不高明。我快步走向地铁站，还需要七

分钟。

公司在东京的港口区，是一栋十五层大厦的九层和十层，名字叫做“赛博计划”。我在十层下了电梯。

我到自己座位的时候，看到电脑屏幕上贴着“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小塚”的纸条。放下包，我就直接过去了。

社长办公室的门敞开着。小塚一向认为，门关着的时候，职员不是急事就不要进；如果开着门，那就进来。

小塚正在和一位女员工谈着什么，看到我进来，他就迅速结束了话题。

“以后就你负责。不管怎样，不要再用那个设计师了。”小塚这样跟那个女员工说着。女员工回答“明白了”，就离开了办公室。她同我擦肩而过的时候，跟我轻轻地点头打了个招呼。

“她真的是负责开发新游戏软件的制作人啊？”

“嗯，不过游戏很难，”小塚把办公桌上打开的文件合上，“把门关上。”

我想这要么是大生意、要么是很严肃的事情，他犹豫着要不要说。关上门后，我走向他的桌子。

“日星汽车来电话了。”四十五岁的社长开口说道。

“对方终于做决定了。应该进行第一次的碰头了吧？我这周应该都有时间。”

小塚却还是坐在那里，面无表情地摇摇头。

“不是这样的。”

“不是谈‘汽车公园’的项目吗？”

“是这件事情。”

“那他们是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决策吗？”

“不是，他们刚刚来电话说他们做出了决定。”

“那是什么意思？”

“停止计划。”

“啊？”我一时没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不，其实我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了，可是我却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他们说停止了。‘汽车公园’计划全面归零。”

“怎么这样？混蛋！”

我宁愿相信小塚是在开玩笑，但看他的表情，我感觉这绝不是玩笑。这个消息顿时令我的血液逆流，全身的体温似乎也瞬间拔高了两度。

“我也不相信啊，”小塚又摇了摇头，“计划都到了这个份儿上还停止……”

“这是怎么回事儿啊，能告诉我一下具体的情况吗？”

“详细情况今晚我会问清楚。对方说今晚有个会议——倒不如说，这是给我们例行的最后通牒。”

“一切归零？是觉得我们的方案可行性低吗？”

“可能性为零，‘汽车公园’的策划案作废！”

我紧握右拳，打着左掌。

“为什么他们突然……”

“负责人也很困惑呢。”

“这是当然了。为了那个策划案，前前后后花了多少时间啊……”



“对方表示负责迄今为止所有的费用。”

“我觉得不只是钱的事儿。”

“这倒也是。”小塚挠了一下自己的鼻子。

我把双手插在口袋里，在办公桌前走来走去。

“日星汽车很久没有推出新车了，而且想要举办大型活动，这次活动也是为了提升国产车的形象，要举办类似汽车秀这样的活动，但又不是简单的汽车展览。这才利用我们这些外脑——这难道不是他们说的？”

“这是当然。”

“没有找大公司，而是听我们这样的中型公司的意见。他们不是说除了预算以外，更希望听到全新的想法吗？”

“的确如此。”

“现在可好，整个计划都做好了，只等他们下达执行的命令，他们却又不做了——日星真可谓傲视天下的大公司呢！”

“哎呀，你这么火啊……这是目前为止，我们接到的案子里数一数二的大案子，我知道你投入很多心力，但这次是因为客户半途而废，我们也没有办法。说不定以后还会有这样的事……”

“总发生这样的事，谁也受不了啊！”

“最惨的是我。因为这件事，现在不得不重新规划目前的项目计划。日星那边说会有其他的工作给我们，不过，也不必太过期待了。”

“反正不就是让我们找偶像拍广告片嘛。今晚的见面，我一起去行吗？”

“这个就不必了，”小塚伸出摊开的右手做了阻止的手势，“你要是去了，容易和对方吵架的。现在还是由我来善后，还可以做个人情。”

真是生意人小塚的典型思考方式。我再次意识到他不是执行者，

而是经营者。

我叹了口气，“项目团队是不是要解散？”

“是的。今晚，我听了有关情况之后会给你发邮件，你就用我的邮件传达给其他员工吧。”

“肯定会有比我还火的人。”

“也许吧。”小塚无奈地耸了耸肩。

这天我一直在公司待到傍晚，却没干什么活儿。只要一想到为什么，我就热血沸腾。我索性早早离开了公司，去了常去的健身俱乐部。

骑了四十分钟的自行车后，我已是满身大汗，心情却始终畅快不起来。我觉得这些自暴自弃的机械运动，只是为了让自己筋疲力尽。只做了平时运动量的七成，我就冲澡去了。

离开俱乐部的时候，我的手机正好响了。电话显示的号码，看着眼熟却记不清了。

“佐久间吗？是我，小塚。”

“啊，社长。您同日星的会面结束了？”

“结束了。有点事儿想和你说，我现在在六本木，你方便马上过来一下吗？”

“好呀，具体是什么地方？”

“‘萨拜娜’，你知道吧？”

“明白了，三十分钟内到。”

挂断电话后，正好有出租车经过，我挥手叫住。

“萨拜娜”是某个健康食品公司为了避税而开的俱乐部，我之前曾

跟着小塚去过两三次。那是一家宽敞、华丽、小姐也多的店。店的内部装潢，是那种看一眼就觉得花了很多钱却又俗气的东西。我总是想，要是交给我负责，用一半的钱就能把它变得高雅。

下了出租车，我乘了大厦旁的电梯来到顶层。

在这家店的门口，站着黑衣女子和高挑的金发美女。黑衣女子过于正式的致意，而金发女则用不熟练的日语冲我打着招呼。

“小塚社长应该到了吧？”

“是的，请您跟我来。”

进了门之后，这家店分为左右两部分。左边是大厅、右边是吧台。我被带向了右边，但是，小塚不会坐在吧台，而是在更里面的包厢。这是VIP包厢，并不是因为小塚是这里的上宾，而是小塚认识某个议员，正为他担任形象顾问。靠着这个议员的关系，也能享受特别待遇。

包厢里，小塚正在和两位小姐喝加冰的轩尼诗。看到我来，他轻轻地抬了抬手。

“您特意叫我来，真不好意思。”

“哪里，我心里也惦记着这件事。”

小塚随意地点了点头。

小姐问我喝什么，我说喝纯酒。VIP室里有专用的吧台，小姐从那里给我拿了白兰地杯子，并倒满了轩尼诗，但我却没有心思喝一口。

“不好意思，我们两个人有话要说。”

小塚说完，那两个女孩儿陪着笑出去了。

“因为什么？”我想知道具体情况。

“嗯，了解大概情况了，前几天的董事会议中决定停止的。”

“这个我知道,我想知道理由!”

“理由是,”小塚晃了晃酒杯,冰块发出嘎拉嘎拉的声音,“大计划未必能看到效果。简单地说,就是这个理由。”

“看不到效果,这是谁下的判断?”

“看来这种说法说服不了你,那我就直说了,反对‘汽车公园’方案的是新任的葛城副社长。”

“他是正社长的儿子吗?”

“没错,是葛城胜俊先生。听说是他一个人说要重新考虑。”

“虽说富家少爷容易想到什么就干什么,但也没道理取消这个花了好几周时间准备的计划啊?”

“也不是这样。这个人在美国分公司积累了经营、销售、宣传等实践经验,也是对市场具有丰富经验的。他不是因为是正社长的儿子,五十岁不到就当上了副社长,大家都说他不是没能力的人。”

“今晚,他也同您会面了吗?”

“见了。是一个有着鹰一样锐利目光、没什么笑容的人。”好像被对方的气势压倒一般,小塚一口气喝光了杯里的酒。

“没办法,这是来了个独裁者!”我伸手去拿酒杯。

“葛城说,会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啊?”我抓着酒杯看了一眼年轻的社长,“这就不一样了!我会再做一个计划,做一个让他挑不出毛病的计划!”

“这是自然,但对方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要以环境问题作为正面内容,要表达出日新汽车排气量小、耗油少,而日星公司在制造过程中,一直非常重视环境保护。”

“这样就没什么意思了……另一个条件是什么?”

“嗯,这个嘛……”小塚给自己的杯子倒满了酒,故意不看我。

“另一个条件是什么?”我又问了一遍。

小塚轻轻叹了口气,然后说:“成员要全部换掉。特别交待……要换掉项目负责人佐久间骏介。”

虽然清楚地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但一时间我觉得实在是很难接受。

“不用我?”

“葛城把迄今为止你的工作情况进行了彻底调查,结果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不是我说的,是葛城副社长的原话。”

“请说吧。”

“佐久间的做法有其独特之处,可能短期内会吸引眼球,但他缺乏长远的目光。他的方案或许简单易懂,但无法掌控人心。为了新车的推广,提出‘汽车公园’的提案,想法欠缺深度。日星希望在卖车的同时,也让消费者买到自豪感……下次请交给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来负责——这就是葛城的原话。”

我拿着酒杯一动不动,满腔的愤怒和羞辱。这时,如果我出声就是怒吼,如果我动一下就会摔杯子。

“有没听清楚的地方吗?”小塚问我。

“总之,他说赛博计划的佐久间很无能,对吗?”

“也不是那个意思,只是不符合葛城先生的意见。”

“那不是一样的吗?葛城肯定以为自己是最好的!”我一口气喝光了杯子里的酒,酒精的灼热感从食道一路到了胃。

“无论如何,我们只有接受条件。明天,我会和杉本说的。”

“杉本接手我吗？”

“是的。”

“给专做演唱会的杉本？”我笑了，皮笑肉不笑地虚张声势。

“我说完了。”

“我彻底明白了。”说完，我站起身。

“再喝点儿如何？如果要喝闷酒，我奉陪。”

“请不要勉强吧。”我轻轻地摆了摆手。

小塚点点头，嘟囔着可能真有点儿勉强，接着继续给自己的杯子倒酒。

走出“萨拜娜”后，我不想直接回家，去了常去的酒吧。在吧台，我大口地喝着波本威士忌，却好像吞下的是铅块一样无法消愁。不懂人的想法、考虑欠缺深度、下次请“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来负责——刚才听到的那些话彻底打破了我内心的某种平衡。

这可不能开玩笑！我从大型广告代理公司跳出来已经四年了，在我手中，没有不畅销的商品。无论是物还是人、无论是宝贝还是垃圾，我都能让它畅销。我有这样的自信，不了解人的想法的人，哪有这种能耐！

心情不佳，头也有些晕，我还是从酒吧出来了，站在大街上打车。

“您去哪里？”司机问我。

本应回答茅场町，那是我公寓的所在地。然而一种冲动，或许应该说是起了歹念。“去田园调布<sup>①</sup>，”我又补充，“日星汽车葛城正太郎社长的宅子在那里吧？就去那附近。”

“啊，那可是所大宅子呢！”看来司机知道那个地方。

---

① 东京大田区的“田园调布”是高档住宅区，那里多为独门独户的大宅。

## 2

好大的西式住宅，如果没有门牌，还以为是什么机构呢。刻有复杂花纹的两扇大门紧闭着，大门很宽，即使卡车都能轻松通过。在大门两边各有一座铁卷门式的车库，即使奔驰、劳斯莱斯，也能轻松放下四辆。围墙的另一面，种了好多树，有点儿像个小树林。在大门外的小路上，要非常努力才能眺望到主屋。主屋看起来有些距离，从大门走到玄关估计都会走到脚软吧。

我没有走近大门，因为注意到门柱上有摄像头。不用说，别处也会有摄像头。因此我在离着宅子还很远的地方就下了出租车。现在还在二十米开外，刚好有辆休闲商旅车停在路旁，我藏身在车影里。

我想去见见葛城胜俊，直接见面，直接质问他，对佐久间骏介哪里不满意？什么地方“想法肤浅”了？仅仅听小塚的说明我不明白，完全不能接受。

但看到这个巨大的好像要塞一样的宅子，我也只能摇头了。这个时间拜访，葛城胜俊不一定会见我，被请出门的概率比较高。即使自报家门也没用，说不定被说成郁闷的失败者来发牢骚。如果真能见到，现

在的我浑身酒臭，肯定被认为是趁着醉意而来，葛城胜俊会马上离席的。

的确，借着酒劲儿，这是事实。跟出租车司机说去处的时候，我已经是气得七窍生烟了。

结果，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在对手面前胆怯、裹足不前，而更可怕的是什么都不做就走掉后带来的莫大屈辱。不过，也只能这样吧，就算不搞突击的理由左一条右一条地列着，我明白那些不过是给自己找的借口。

紧随屈辱而来的是怒气，我对自己感到愤怒——佐久间骏介，你这个行动上的矮子！

一切重来，醉意消退之后，我下了这样的决心。不逃跑，一定要和葛城胜俊对决，而方式则要按照我的风格——要有周全的计划。

我伸出手，指着那个大宅子，心里说着：葛城先生，你等着！我一定要你知道我的实力！

正在此时，我的眼角余光突然发现有什么东西在动，我迅速把目光移向围墙的另一头。

有个人正在翻墙，但不是爬进去，而是正在爬出来。人影跨过围墙上的铁栅栏，稍稍犹豫之后，跳了下来。虽然是屁股着地，但没有受伤。

我以为是小偷，但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因为我注意到这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没听说过穿裙子的小偷吧。

女孩八九岁，最多也就刚过二十，长得很漂亮的一个女孩，身材也不错。她回头看了看四周，而我依然躲在车影里。

女孩快步走着，我犹豫了一下，跟在她后面。在葛城家前面通过的



时候，特别留意不让监视器拍到，我低着头走在路的另一侧。

想要尾随她完全是出于直觉，我不觉得她是偷偷潜入葛城家的，而是因为什么事情从那个大宅子里逃走的。我在意的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女孩没有意识到后面有人跟着，或许是因为我注意保持着一段距离。走到大路上，她扬起手叫了出租车。这时，我有点儿着急了，如果我没有叫到车就完了。

我急急忙忙跑到大路上，她乘坐的出租车正好刚刚开始发动。我一边记住这辆车的车牌号，一边等着下一辆出租车。很幸运，有辆空车经过。

“不管怎样先直行，能多快就多快！”

虽然坐上了车，但听到这样的指示，司机有点儿不高兴，不满地发动了车子。我在他的面前晃了晃一万元的钞票。

“刚刚走了一辆黄色的出租车。我想跟着它！”

“先生，我不想惹麻烦啊。”

“没关系，不会有麻烦的。坐那辆出租车的是个女孩子，她的父母拜托我跟着她的。”

“噢！”

司机加大了油门，看来说通了。我把一万元放在出租车收费的小托盘上。

在上“环八线”<sup>①</sup>之前如果追不到就不好办了，幸运的是那辆出租车

---

① 东京都311号环状八号线的简称。这条路是从东京都大田区羽田机场开始，经过世田谷区、杉并区、练马区、板桥区到达东京都北区的环状大干线。这条路一般被称做“环八线”或“环八大路”。